

洞庭， 我们风雨同舟

吴 励 著



洞庭，
我们风雨同舟

吴勋 著

075357

〔湘〕新登字002号

洞庭，我们风雨同舟

吴 勋 著

责任编辑：谢不周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

1992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5 插页：2

字数：93,000 印数：1—2,950

ISBN7-5404-0923-1

I·733 定价：2.20元

谨以此文献给为洞庭
这片辽阔湖洲而劳作的人们

·91，中国雨

人类走向世纪更替的第一步注定是艰难和痛苦的。蔓延全球的不治之瘟艾滋病，缓慢但却是十分决绝地浸染着人类每一块生活绿洲，世界惶惶恐恐；孟加拉湾澎湃的洪水把本不富裕的南亚次大陆涤荡得实实在在的一贫如洗；卷过马来群岛的飓风撕碎了人类最美丽的热带庄园，马来人望着被风犁翻的胶林愁眉难展；北非则赤地千里，饥饿成灾，哀鸿遍野，母亲那棕黑色的乳房里再也挤不出一滴奶水，孩子垂下那因饥饿而呈现得硕大的头颅；中东石油富豪们互相屠戮的战火烧红了波斯湾的夜天……。这是世纪更替中的人类哪，冥冥之中它的命运果真被那位16世纪的法国乡下郎中诺查丹玛斯不幸言中——人们因瘟疫、饥馑战争而死，事情都发生在大世纪更替之前——一种哀伤的世纪末情绪像阴云一样笼罩着太阳系里这颗最不安宁的星球。

居住在太平洋西岸的我们似乎习惯了世外桃源的温馨，除了那些个以天下大事为己任的热血之士，很少有人去注意我们960万平方公里以外的种种骚动和不安。人们确也关心过一阵伊拉克痛打科威特，萨达姆又被诸国联军一通猛揍。街谈巷议的热点不过是“爱国者”半道上揪住了“飞毛腿”，一种对战争的新鲜好奇。不是没有人说：现代人习惯了事不关己，门外挂起，变得散漫，冷漠、自私，丧失了曾有过的生活进取和热忱。不是没人说：我们的社会愈来愈唯利是图，再也没有不会有万众一心同力奉献的豪情。

果真又被言中了吗？

如果如此，我们这支生活还不能说康裕、物质也尚未达到极大丰富的民族，依靠什么来抵御那些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但又不得不有所准备的世纪末灾难？如果大难当头，人们是鸟散东西被灭顶之灾吞噬，还是同心同德同力奋起抗争？

中国，忐忑不安。

公元一千九百九十一年，我们提踵步入世纪末时，一场正如诺查丹玛斯预言的横祸从天而降，“恐怖大王”袭击了地处北半球的中国。举国豪雨，堤溃村毁，汪洋无岸，半壁江山尽在水中，特大洪灾，百年不遇。举目四望，中国水天一色，曾经拥有治水先祖大禹的中国被夹在水天洪地间辗转

磨，那考验至痛至恨。面对不敢说是意料之外也不敢说是料想之中的厄运，人们没有低头。惊涛骇浪间，党心民心军心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团结一致和同心协力。在汹涌的洪涛中人们惊喜地发现我们风雨同舟的精神还在，人类的博爱之心还在，甘于牺牲和奉献的民族品格还在。洪水那样凶悍，但人们战胜了凶悍。凶悍洪水的被战胜又一次证明了大禹子孙们的伟大。'91之夏中国洪水遍地流淌。感天动地的故事也遍地流传。于是我将文学的长镜头对准了孕育了长江、黄河却从未断绝过为此而痛苦的土地，对准了中国洞庭这块江曲水弯、十年夏秋十年汛的水乡。

我们放慢了一些已成为历史的镜头。

当太阳的直射又一次徘徊于北回归线，如同以往的汛季前夕，人们备好了巡视水情的江船，垛好封堵码头进出口的水泥板，方方面面也编排妥抗洪抢险突击队的人员名单，等待着一年一度的水漫堤危，一切如当年，信心和抗洪物资都很充足，但预有准备的信心长堤，很快被气势汹汹的夏雨淹没了。

那雨，铺天盖地。那雨，欲下整月整年。那雨洗山荡川满江浊浪翻滚。

好苦的雨整整十天半月，最大的雨时九洲一片乌云。那日，偌大的中国仅一处斜阳一处旭日，

在乌鲁木齐沉落，在台湾海岛升举。

举国豪雨如注。

九洲一片警钟声。

九洲泛水。

泛水九洲。

5月，华东水灾害告急！安徽直降暴雨，涡河水满，巢湖水也满！洪水泛滥成灾。雨量，水流均为百年不遇！连绵50余天的淫雨，全省6500多万亩农田，有5000多万亩受灾，受灾人口达3000多万，倒塌房屋38万间，损坏房屋80多万亩。当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视察安徽灾情时，弦窗外，江淮汪洋一片，只能靠露出水面的公路林梢，依稀辨认昔日的繁荣。

那团不散的雨云，在中国天空南欺北霸。

6月，华北水灾害告急。

北京地区暴雨成灾，当地驻军紧急主动抗洪抢险。急流中横漂公路的白杨树，碗口粗，正是青枝绿叶时。

就在同一时刻，又一暴雨云带沿长江大地槽由南逼来！

6月底，西南水灾害告急！

四川省部分地区连遭大暴雨袭击，洪水泛滥成灾，造成严重损失，国务院总理李鹏，7月1日

晚9点30分亲自向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同志打电话询问灾情，并请他转达对灾区人民的亲切慰问。

几乎是同一时间，贵州省近30个县、市遭受暴雨山洪袭击。到7月8日12时止，全省因灾死亡已达96人，失踪14人，伤104人，因灾造成停产和重大损失的大中型企业近20家。大片农田被淹。有的铁路干线公路干线中断。

恶魔似的云团从容不迫地向东扑去。

7月5日，太湖流域，洪水高持不下，再次逼近紧急水位，国家防汛总指挥部命令炸开与浙江省交界处的红旗塘堵坝，为太湖流域泄洪排涝开辟新的通道。爆烟上午9时准时在杭嘉湖平原上空升起。7月8日晚19时15分，与红旗塘堵坝遥遥相对的钱盛荡坝被迫提前二十四小时炸开。太湖水经大浦河、钱盛荡、西泖河直泄黄浦江。两个炸口间的江苏练塘镇成了龙口一珠。

沪浙苏水连一片。

暴雨云带横亘在长江流域的上空，龙盘虎踞，兴风作浪。

7月初，华中水灾害告急！

7月6日，由于湖南澧水流域连降暴雨，澧水津市站出现建国以来最高水位。津市，安乡，澧县部份堤垸发生险情。滨湖地区也受渍严重。

2小时30分后，湖南再告险情：澧水上游石门县城进水2米深，万余群众被困。

7月9日，长江水位上涨，湖北省境内的新洲县举水河因江水上顶，暴雨内洪，部分乡镇溃垸进水。

也是同一时间，河南信阳、驻马店地区在6月惨遭暴雨横洗之后，尚未水落坝干，又再一次遭到大雨和暴雨的袭击，洪涝再灾！

一时间，中国24个省市自治区，相继有安徽、江苏、浙江、上海、北京、四川、贵州、湖南、湖北、河南等18个省市地区因铺天盖地的暴雨，山洪泥流，滑坡川汛，河涨水暴，江涌湖满。大水压境，江堤飘摇，村垸多险，乡镇水困，城市告急。那时间，中国新闻语汇频率最高的就是：草袋、草袋、草袋，草袋……中国急需草袋！

’91，中国之夏哟，淫雨、中雨和暴雨，天下大雨；天水、山水和江水，处处涨洪水。

水吞噬了荒野、田园，又扑向体现人类征服意志和自由意志的铁路。津浦线，枝柳线，贵昆线，川黔线，湘黔线，黔桂线等铁路干线在波浪翻卷的洪涛中相继淹没。

人类束缚着的自然之水，洗地横流，扫荡一切。喷薄的水势，巨浪的冲击以及不可遏制的淹

没，摇撼着大堤，摇撼着大地，也摇撼着人心。胆小者卷着金银细软龟缩进钢骨水泥的高楼或投奔远方有片阳光的亲朋戚友，但更多的华夏子孙则像他们的先祖大禹一样，挺身惊涛骇浪之前。中国最具吃苦耐劳精神的民兵上堤了，最富牺牲精神的人民解放军出动了，机关、厂矿、商店、学校、乡村、一杆杆不屈的旗帜在洪堤上迎风横展，抢险队、敢死队、救援队……一列列无畏的男儿女儿，一排排不屈的中流砥柱，一座座不溃的众志之城！

人择居，傍水生。这注定了人类与水的亲亲恨恨，不可缺或也不可盈溢。

从那位史载的大禹凿九川迄今，人类与水的斗争从水淹人逃，到水来土挡，再至今天的水患渠引，历史悠悠五千年，应该坦率地说人类征服自然的进步走得并不遥远。二千多年前秦国蜀郡李冰修建都江堰就懂得分蓄并用。今天我们蓝色的水利理想仍然在依托世纪之前的奇迹，只是理想更辽阔，规划更宏伟，控制的流域面积更宽广。但是我们的现代梦想时常给百业待兴的财政分配和植被萎缩后的不尽流沙所击破。黄河上的三门峡大坝就不是以彻底胜利者的姿态矗立在大禹渡旁。

在中国大大小小的水利局和防汛指挥部里，你可以经常听到“十年一遇”“五十年一遇”“百年一遇”这样一个洪水词汇。“××年一遇”是水利专业名词，指的是一定水位的洪水出现的概率年份，高水位洪水相遇时间宽，大都在五十年一遇以上，低水位洪水相遇时间窄，一般约为“二十年一遇”。而我们的国力只允许我们的堤防的普遍标准设在“二十年一遇”左右，不算富裕的民族谁都要权衡二十年的吃饭与四、五天洪水孰重孰轻。人类就这样把自己的命运放在了半成把握，半成侥幸的天平上。

命运注定了人类笼罩在水魔的阴影下在劫难逃。

命运注定了二十世纪末的中国，水大灾人大战。

’91之夏那片不祥的云雨同样笼罩着洞庭水乡大地。

这是一片因水面富庶也因水而罹难的土地。但人们乍一踏上这广袤的沃野，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水如同大地之母的乳汁，滋润着这方天地这方人。水哺地，地育物，物养人，人用水。人水亲和使洞庭的农业灿烂如一片桃云。

湖广熟，天下足。不知是哪朝哪代的赞美。我只知道在我孩童时代湖南这块土地首先是和大

米一同烙入记忆的，而这闻名全国的湖南大米有一半产自洞庭的沃野。当我在大汛之后因采访而投足洞庭流域的乡野村镇，扑面感到正是这种生活因农业而发达的殷实富足。县城街不宽但很长，还能相当明显的看到夹道就集而成市的乡镇残痕，那是人类城市的雏形。店铺不大，门面也简朴，但货物琳琅满目。竹篾苇席、瓷器陶土、茶柑橙桔、禽蛋肉鱼长长的一街连着一街，远远的一巷连着一巷。穿梭于河湖港汊间的“湘运”班车顶棚货架上总是满垛箩筐箱篮，在晚霞中远去，让人从那句“晚上回来鱼满仓”的水乡铭唱中倍感这片土地的物华天宝，沃野民殷。就连长沙模仿广州的早茶都是脱胎换骨，去其形式存其内容，一扫广东那小巧精致的盅盏碟浅、满桌泥胎细瓷的碗杯盆盘，全桌器皿都大上一号。

这里的一切都表现着一个农业社会悠久的富庶。常让人忍不住去追寻是何人何时在这丰水沃野上升起第一缕垦荒的炊烟。

长沙市北端自然博物馆，那空阔而冷漠的玻璃柜里陈列一个二千多年前富裕的洞庭。漆奁，博器（棋类），酒匝，竽筝，歌俑，鼎钫（盛具），麻锦，剑弩，林林总总，既便以今天的眼光看也不乏豪华。而这只是一块昌盛的土地埋进墓地的只爪片鳞，在幽静的灯光下几乎不用你联想，就

能拼出一幅强兵富国图。一位操长沙腔的卷发小伙对他陪同而来的东北客人说：当时这里是中国的“广州”。

的确，当时长沙以南的半壁河山还是“渔猎山伐”的蛮荒之地。

小伙的“州”字拖得很长，很骄傲地逶迤着。不知他说的是否是最早的历史的答案。总觉着他那叹谓式的骄傲是想弥补今天的一种失落，其实不必。洞庭人的城市在经历了农业富庶的鼎盛之后，也正悄悄产生着对现代化都市风韵的追求。超级市场，豪华宾馆，环式立交，吊索江桥、酒吧歌厅。在湖南省府长沙，若不是满街傲岸的楚腔湘味，你完全会以为是置身在中国任何一个繁华的都市。（有人说长沙话别致难懂是因为它同这块土地的农业文明、楚地文化一样发育得过于成熟，有种雍容豪放之感。我认为也是。）

水乡深处，一路颠簸簸九曲十八拐的机耕道尽头，向右一拐，是那个全国都跑着它的“斑马”的津市市，迎头接上的竟是最标准的快慢车分道行驶的城市大街。转换的突兀，风格的迥异，若不是亲临，的确令人难以置信。

在常德市采访时，军分区政治部的梅主任晚饭后邀我去看常德市的长安街——武陵大道。长安街？的确，那街、那灯、那树、那花、那人、

那车水马龙在华灯的流苏里总让人似曾相识，一趟归来，除了没见天安门广场的壮阔，一切果不其然。

水乡洞庭在穿梭于港汊河湾的小舟大轮牵拽下已徐徐地荡入了现代化的喧闹。

如果我们认识自己的方位能超脱一次“上北下南”的固定视角，升到斗转星移的宇宙，在某一个天体方位上审视我们蔚蓝色的星球，人们就会发现中国的全部疆域恰好是一个大写的“人”字——左撇从曾母暗沙起笔，锋行至黑龙江漠河提起，右捺从海南岛落墨拖至新疆伊犁河顿止。

永不安宁的行星上一个硕大而庄重的“人”——一个迈着大步的艰难跋涉者。

在东经 $111^{\circ}40'$ 到 $113^{\circ}10'$ ，北纬 $28^{\circ}30'$ 到 $30^{\circ}20'$ 的座标网系，人们能见到蓝湖绿田紫土碧岭、白苇黄花红庶银棉，那是洞庭18780平方公里富饶的土地。

人类拥有的这块斑驳的琥珀，被湘江、资水、沅江、澧水“四水”相牵，飘坠在那“人”挺起的胸壁上。

6百万勤劳勇敢的洞庭儿女，在辽阔的泽国湖洲耕耘播种，捕捞网罟，建设着人类生活的乐园。

听说过洞庭湖的少数民族吗？在人类依靠长

途迁徙来改天换地，寻求一方幸福沃土的时候，洞庭以它的大度和好客，接纳了四方流离失所的民族。毛家滩回族维吾尔族乡，许家桥回族维吾尔族乡，青林维吾尔回族乡，鲊埠回族乡。早些年，一次武当山笔会，来了位细卷发鹰隼鼻的编辑，自报籍贯湖南桃源，接待会议的姑娘打量了一番，摆头不信。说，肯定不是内地人。他说确是内地湖南人，但是维吾尔族。姑娘哈哈大笑，说他真会开玩笑，并说，不讲真话就不安排接待，那位湖南的维吾尔汉子恼了，一着急一串谁也不懂的维语冒了出来。晚宴上谁都禁不住好奇瞟上几眼这位湖南的新疆同志。

是啊，古兰经的唱颂和离骚赋的吟诵在淙淙洞庭水的相伴相奏下，也有和谐的大音稀声。

如果说黄河是我们民族初生的摇篮，那么在社会发展进化的漫漫长夜里，洞庭水乡在距今天一个相当遥远的黄昏也曾遍燃过部落同食共寝的松明子，那么我们能否说：洞庭，是人类繁衍的摇篮？雨声水声荡浆声，沐月浸日，万千轮回。留下几多湖平如镜的坦荡，留下几多千古长吟的风流，留下几多雾晕湖朦的惆怅。

从萌动文明文化的那天起这片土地就沿着洞庭湖的轻波细浪。

· 箏，楚文化中最具象征性的代表乐器，据

说是为了满足当时的人们对静夜流水的陶醉。一种辽远岁月的情感对我们来说已很陌生了，但人们仍能从今天呼唤心灵的摇滚乐去领悟一个历史时刻的醉心崇拜。难怪乎筝弦挑拨往复，便是满江滚滚东流水。

• 水谣，洞庭一带的民间吟唱，欸乃一声吱啊哑，乍一听去粗糙、凄清，诸节黯然失音，但若卧伏河畔青草滩，极尽心地去捕捉漂游云间又渐渐失落在碎浪银花间的声气，那真谛似朦胧似清晰，如歌吟，如船行。

• 长沙马王堆。棺椁上的歌舞图、吹竽图，虎禽龙兽轻歌曼舞。足爪悬浮于一朵波长卷急的浪花上，飘逸、俊洒、神态详和。百兽踏浪歌舞，那位西汉的艺术大师在君山岸边清风朗月下挥毫泼墨，耳畔可响有洞庭的湖波？

• 西洞庭都府：常德。现代高层建筑物之顶本是广告商号的世袭领地，若在广州那可是斑斓五彩——黑妹牙膏，万宝洗碗机、绿琴手表、松下电器，每个字都欲铺天盖地。但在这里人们按照对生活的理解立起的是“人民城市人民建、抗洪大堤人人修。”字大如牛。

随着湖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巍巍长堤竟成了洞庭大地的标志。这是洞庭父老乡亲肩挑手推垒起的“金字塔”，一座座用辛勤的汗水乃至生命